

留東外史第十集



中華民國十一年十一月一號初版

留東外史十集

定價大洋五角



著者 不肖生

評校者 張冥飛

發行者 民權出版部

上海麥家圈萃秀里內三百零六號

代印者 申報館

分售處 各省各大書坊

哀情
小說 蝶花劫

定價五角

擊冤鏡懺情之巨作也著之者爲吳君雙

此書爲會稽蔣箸超先生著內容都十八章凡七萬二千餘言言情則流露皆真用筆亦巨細不苟借哀情之題目寓警世之苦心至詞料之豐富尤其餘事佐以汪君綺雲之水彩畫令閱者愛不忍釋誠遺情之極品也

美人香草

定價二角

偵探
小說 空中案

定價二角

本部前有錦囊之輯深爲風雅之士激賞

是書叙巨室立嗣事而發端於飛艇情節奇詭勢極突兀用筆如斬釘截鐵不以描深深窺唐入堂奧讀之塵襟頓滌齒頰生摩見長而兩智相遇探幽索隱鬥角鉤心香而用典遺詞妙在信手拈來老嫗都解躍然紙上誠偵探小說中之善本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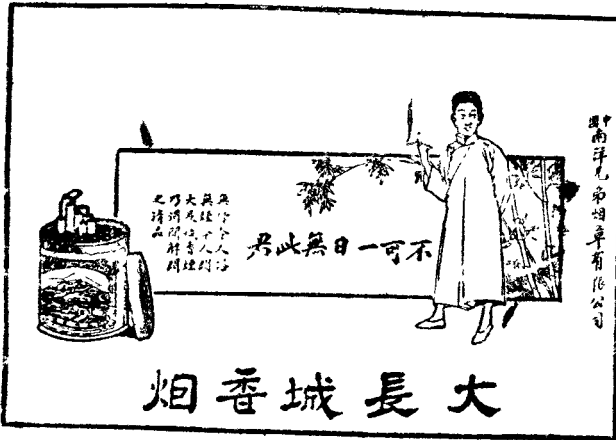
諸君學詩解悶兩俱適宜定價低廉意公

懺情
小說 擊冤鏡

定價五角

同好

愛國同胞



特別注意

無竹令人俗。無烟令人悶。大

長城香烟。乃消閑解悶之清

品。此煙每罐內附有獎券一

張。積存多張。可換各種貴重

趨時之贈品。

中國南洋兄弟煙草公司



留東外史第十集目錄

第一百四十七章	鄭紹畋大受惡氣	林簡青初次登場
第一百四十八章	說謊話偏工內媚術	述故事難煞外交家
第一百四十九章	賠損失交涉占上風	述前情家庭呈怪象
第一百五十章	得風聲夫妻報信	圖分謗姊妹同居
第一百五十一章	周撰開罪陰謀家	胡八細說反對話
第一百五十二章	陳老二堂皇結婚	周之冕安排毒計
第一百五十三章	反對黨深谷方聚談	游樂園田中館活動
第一百五十四章	寫冬鳳帶說李錦鷄	贊圓子極表黃文漢
第一百五十五章	虐親兒寫惡獸奇毒	探貞操憑女伴證明
第一百五十六章	鄭紹畋設辭窮詰	黎是韋吃水開葷
第一百五十七章	黎是韋大窘鄭紹畋	李萃卿再奪張繡寶
第一百五十八章	黎是韋領銜請開會	林簡青着意使陰謀

目 錄

二

第一百五十九章 散人家誤認捧場客 東肥軒夜擬竹枝詞
第一百六十章 圓子得所遙結前書 周撰被驅遂完續集



留東外史第十集

不肖生著
跛子批點

第一百四十七章 鄭紹政大受惡氣 林簡青初次登場

卻說第九集書寫到何達武遇見鄭紹政。鄭紹政儘量損罵了何達武一頓之後，兩人又說合了，打算一同搗周撰的蛋。本集就從此處開場。當下鄭紹政問道：「你剛從他那裡出來麼？」何達武點頭道：「卜先此時正不得了，老二急得痛哭，卜先因我在那裡，不好求情，使眼色教我出來。」鄭紹政道：「你知道爲甚麼事麼？」何達武道：「原因不知道，分明是你放的野火，卻又裝糊塗。」祇見老二拿着一張櫻井松子的名片，對卜先說：「你東京既有正式老婆，有婚約，有豔書，就不應多方騙我到你家來。」鄭紹政不等何達武說完，即拍手笑道：「妙極了！一定是那松子打聽了卜先的住處，找卜先來了。可憐那松子被卜先害得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到處打聽卜先的下落，皇天不負苦心人，也居然被他打聽着了。」也是公論他就是周卜先的生死對頭，鐵腳祇要真是松子找來了，你的氣就有出路了。本來就是鐵腳，何達武道了，這是想進步，難爲周撰。鄭紹政連連搖手道：「不行，去法院裡告卜先，卜先不怕，因爲松子本身是個淫賈婦，在早稻田犯過案，被驅逐到神田方面來的，並且告卜先的証據也不充分，何達武道：「証據怎麼不充分？有婚約是卜先親筆寫

的還有一封求婚的、豔書都、不是實憑、據嗎。鄭紹旼道：「那種婚約在、法律上如何算得、證據。這是、卜先欺松子。不懂得法律、騙松子的一種、手、術、世界上那有一沒主婚人、二沒紹介人的婚約。那婚約我見過、是寫的、漢文。那算得甚麼婚約。一到法庭、松子準得敗訴。」可見得周何達武道：「婚約上寫了些甚麼。鄭紹旼道：「卜先曾給底稿、我看語句我忘了。大意是、中華民國、湖南省、人、周撰、今得日本、某某縣人、櫻井松子的同意、在神田大方館結婚、聘金六十元、交松子、母親、領收訖、恐口無憑、立此婚約、爲証。」這可算下面註了幾行小句、道：「此約有效、期間、以任、何一方不同意爲止。」這就你看、這種婚約、能到法庭麼。何達武笑道：「卜先這東西、真滑的、比泥鳅還厲害、從沒聽人說過、婚約上可寫小註子、還註得這們活脫脫的。松子當時怎麼依違的呢。」自然要問鄭紹旼道：「松子、母女都不懂漢文、卜先用日本話、譯給他們聽的時候、那裡是照着這意思譯的哩。何達武道：「求婚的豔書、你見着沒有呢。鄭紹旼道：「怎的沒見着。那封信却寫的實在、祇是不像求婚的信、就算一封吊膀子的信罷了。絕對的不能拿着當起訴的證據。何達武尋思了一會、說道：「證據雖不算充分、但告到法庭、卜先的欺騙罪、是免不了的。並且、卜先臨走的時候、聽說還騙了松子許多衣服首飾。法庭未必完全、不依情理推測。」這也是一說也是鄭紹旼道：「情理是未嘗全不講、但證據是最要緊。在我們知道這事內容的自然說、卜先欺騙法庭、本來是全憑證據、說話婚約上既寫了有效期間、以任何一方不同意爲止、誰教你松子、母女當時承認的呢。法律上對於不識字的人、並沒有要特別優待的一條。法官何得替松子於法律之外、來打這抱不平哩。當衣服首飾也是沒有憑據的。總之、像松子這般身分、這般證據、便再多受些冤抑、也打不起官司來。」果然何達武道：「然則這事情將怎麼樣辦呢。鄭紹旼道：「祇有每天

到這裡來找着卜先。也不吵。也不鬧。專要錢去贖當。再婚約上雖註明了一方不同意就可脫離。但卜先應得將脫離的話通知松子。使松子好自尋生路。不應哄着松子留住身子等候。這許多日子。的生活費可提出來要求。卜先補償。是這們要求。就告到法庭。卜先也賴不了。主意卻好可惜。我不知道松子此時住在那裡。不能將這辦法提醒他。何達武道。我兩人站在這裡談了這大半天。過路的人和警察都覺得詫異。很注意望着我們。你去找卜先罷。你夜間在家裡等我好麼。我還有事和你商量。自然是要請教。鄭紹旼答應了。二人分手。何達武自回關木家。話說鄭紹旼別了何達武。走到富士見樓。問下女道。周先生在家麼。下女在。鄭紹旼身上打量了幾眼。說道。周先生不在家。帶着太太出去了。鄭紹旼道。出去多久了。下女道。有好一會了。鄭紹旼心想。那有這們湊巧。難道他通靈嗎。就知道我會來。必是卜先見松子來過了一次。怕他再來。故意教下女這們說。不是如此。這般決見不着。隨即對下女做出驚訝的樣子。說道。周先生和太太都出去了嗎。這就奇怪得很。我是東興洋服店的周先生。剛才打電話到我店裡。教我到這裡來。有緊要的話說。我接了電話。連忙趕來。怎的他到出去好一會了。這不是奇怪的很嗎。真有主意下女聽鄭紹旼這們說。便笑道。請在這裡等歇。我上樓去看看。或者已回來了。也不可。知鄭紹旼點頭道。你祇對周先生說。東興洋服店有人來了。有緊要的話說。下女應着。是。跑上樓去了。不一會。在樓梯口喊道。洋服店先生。請上來罷。果然上了。當了。鄭紹旼聽了。暗自好笑。脫了木屐。下女引到周撰房門口。鄭紹旼將門一推。祇見周撰立在陳蒿背後。看陳蒿用針線縫襪帶。果然被周撰一陳蒿見騙信了。即喊了聲。卜先。久違了。周撰回頭見是鄭紹旼。不由得心裡又是一驚。所謂心人也祇得點頭應道。久違了。見下女還立在門口。便問道。你說東興洋服店的人來了。怎麼不進來。下

第一百四十七章 鄭紹敔大受惡氣 林簡青初次登場

四

女指着鄭紹敔道。這位先生不就是東興洋服店的嗎。周撰望着鄭紹敔笑道。我不託名東興洋服店。你就肯請我到這房裡來嗎。說着彎腰向陳蒿、陳蒿、連忙答禮。那臉早已紅了。總有些不好意思周撰問道。怎麼這許久。全不見你影子。你一晌都在那裡。裝得鄭紹敔笑道。怪不得你沒見我的影子。你一見我的影子。就要飛跑。我正沒有辦法。剛才到東興洋服店。打算做一套洋服。因爭論價錢。店夥拿出簿來。把別人做衣服的價格。給我看。見上面有一百四十元一套的禮服。我問店夥。才知道是你定做的。便向店夥打聽了你這地名。我若說出真姓名。料定你是不肯賣的。隨口假充東興洋服店的店夥。任憑你再精明。也猜不到是我。你見是我進來。不嚇了一跳。跳進房裡。笑道。你。不是夜叉。二不是無常。我爲甚麼見是你進來。要嚇一大跳。你搬的地方。又不通知我。好朋友。想是他一把拉着我到外面僻靜地方談話。我不好推却。又不便請他上樓來。因爲那人和你沒有交情。祇得陪着他立談一會。我心裡記着你們。怕你們難等。好容易撇開了那朋友。急忙回到樓上一看。誰知你們連等都不等。一個也走了。登時你們走了沒要緊。我一頂帽子。一個小提包。不知去向。帽子不值甚麼。祇六塊半錢。買的已戴了大半年。那個小提包丟了。却是損失不小。包內有八十多塊錢。一本賬簿。是預備和你算清賬。應找給你多少錢。當時好找給你。裡面還有些零碎東西。在你們拿了一文不值。在我的關係就很大。如日記本。中有關係的信札。都在裡面。當時急得甚麼似的。問下女。下女搖頭說不知道。問賬房。賬房說他不會上樓。我祇得抖着頭。空着手跑出來。追你。因不知道你的住所。不好從那一頭追起。然而我心想。同在東京。又是多年的。

朋友那有遇不着的你。如果將我的提包、帽子帶回去了。遲兩日必然找着我送還。過了一晌。竟沒有些兒影響。又滿天扯下一箇大瓢。還要

賴說別人拿了他的東西

湖南的朋友又正在那時候打來一個電報要我即日回湖南有要事我因為想進聯隊

也不能不回湖南去向政府辦一辦交涉既找不着你就祇得動身走了我回東京進了聯隊平日和我往來的

朋友我都時常會見祇你這一對野貓脚也不知在些甚麼地方跑來跑去總見不着面

然則你何以不在

朋友面前問問呢

聯隊又不比學校不能任意出來在外面的朋友也不能隨意來會因此我這次從湖南回來便不願再進去了幸虧我

住在這裡才能遇得着你若仍進了聯隊就滿心想見着你也是枉然我那小提包你不會替我帶來嗎

鬼話

連篇鄭

紹敗聽周撰忽然說出這樣一派話來不特將匿不見面的罪輕輕移到鄭紹敗身上反賴鄭紹敗拿了他的

小包把個鄭紹敗氣得幾乎說話不出呆呆的望着周撰半晌才說道下先你說話全不要一些兒天良嗎我當

日和你同住貸家的時候跑腿出力的事那一件不是我老鄭一力承當然無論大小的收入那一文不是你獨

斷獨行的支用

老鄭無用說這

些話做甚麼

周撰忙接着說道那是當日雙方議妥分割了權限的事各人盡各人的職責此刻

沒有重行研究的價值假若當日你肯擔任經濟方面外面交際的事自然是我擔任職務有勞逸責任即有輕

重你當日擔任的雖比較的勞苦但責任比我輕幾幾倍萬一收入短少我不能不設法維持生活我當日因為

擔任的是經濟方面暗中受的損失報不出賬說不出口的數目至少也有數十元你看我會向你提過一句麼

不是朋友要好便不會組織合居既要好在先就犯不着因小事失和於後所以我一不表功二不抱怨你我以

後相處的日子還長遠的不可限量鄭紹敗道你且讓我說完了你再發空議論好麼那日我請你到維新吃料

第一百四十七章 鄭紹畋大受惡氣 林簡青初次登場

六

理你逃席之後。我一個人坐在賬房裡。足等了一點多鐘。不見你回頭。我才嘔氣走了。你有甚麼帽子。提包。丟在那裡。周撰笑道。你這話就說得自露馬脚。所謂欲蓋彌張。你既知道我是逃席。却爲甚麼不下樓追趕。反死坐在賬房裡。等至一點多鐘呢。難道我逃席。逃一會子。又回來嗎。我在外面和朋友談話。不過十多分鐘。回頭你們就散得一點兒影子沒有了。我的提包。並沒上鎖。又放在離你不遠的小桌上。你若不是發見了。裡面有一大捲鈔票。恐怕未必走的那們快。鬼話鄭紹畋發急道。你這話說得太豈有此理。你硬指定我偷了你的提包。嗎。你丟了提包。有甚麼憑據。周撰笑道。誰說你是偷我的提包。那日是你的東道主來賓遺落了物件。東道主自有代爲收管的義務。法律人情。都不能指爲偷盜。至於憑據兩個字。不是可向遺失物件的人提問的。譬如你在電車上。或道路上。被扒手偷去了皮夾。你去報告警察。警察能問你要遺失皮夾的憑據麼。你既不能教扒手寫一張收條給你。又不能趁扒手在動手偷竊的時候。請第三者作証。人法律上的憑據。就祇兩種。一種人証。一種物証。兩種憑據。你都沒有。若依你問我要憑據的話。說警察署將不許你告訴。並不能承認你有被竊的事了。你這話才真是太豈有此理呢。一味胡說也只好是欺老鄭鄭紹畋的口舌本不便給被周撰滔滔不絕的一發揮。心裡越發是嘔氣。口裡越發是辨駁。不來祇有連連向周撰擺手說道。好。我說你不贏。就算你是丟了提包。但是你走的時候。不會將提包交給給我收管。我也不能負責任。你不能因推說丟了提包。便可不還我的賬。我們解散貸家時候。結算明白。你該我必十二元三角。第六十一章中鄭紹畋對黃文漢說。差我四十多塊錢。四字係七字之誤。你當日還會說酌量算些利息給我。於今利息我也不向你。要你祇將原本算還給我罷。周撰故作驚異的樣子說道。那有這們多。我彷彿記得。差是要差你一點。祇是差的很有。

當日結算的時候。因在檢點行李。匆匆忙忙。還有些付數。不曾通盤扣算。我搬出來之後。略爲計算了一下。差你的不過十來塊錢。其中有幾筆撥數。三塊五塊的。你間接收用了。當時你又不向我報個數目。我問出來。你才承認有那們一回事。因此簿上支付兩抵的數。間接撥的。都不在內。結算的時候。祇照簿據。憑你自己說。你既零零碎碎的間接收用了許多。結算的時候。概不作數。要我一個人暗貼一份。明賠一份。這理由如何說得過去。這種人除了槍斃還有別的法子制他嗎

鄭紹政冷笑道。卜先你說話怎的全不要一些兒根據。我間接撥款是甚麼時候的事。撥的也不過一元幾角。有兩次忘記向你說。你就拿來做口實嗎。周撰笑道。不算賬則已。算賬就不在款項的多少。那怕三文五文。都是要作數的。就據你說也有一元幾角。也有兩次忘記向我說。我是當日經手賬目的人。記憶力比你強些。我知道的及調查出來的。確不止兩次也確不止一元幾角。撥錢的人並還有一大半在東京。不妨請來作一作証。鄭紹政道。撥錢的都是誰。你且說出來。周撰笑道。你倒來問我麼。你且把我那提包內的賬簿交出來。上面都寫明了姓名日月。並撥款的地方數目。那些款子全是解散貧家。後我照着簿據向人索取。人家才說。老鄭早已撥用乾淨了。我問甚麼時候撥去的。也有說住在牛込區時候投的。也有說才撥去不幾日的。我待責備他們。不應該撥給你罷。這話又不好說得顯得我和你不夠交情。銀錢上的界限分得太嚴了。並且算起來。我是還應找點錢給你。因此一不好說人家不該撥。二不好怪你撥借了。然心裡總不免覺得你太不放我的心了。既是我一人經手的賬項。何妨等我收集攏來。二一添作五的照算。應扣的扣。應找的找。難道我就一人能將款項完登吞吃麼。一味胡說鄭紹政道。你不要拿這些似是而非的話來搪塞。我祇撥了兩處款子。合計不到三元。於今姑且

第一百四十七章 鄭紹畋大受惡氣 林簡青初次登場

八

算作三元。你也應找我六十九元七角。誰見你甚麼提包內有甚麼賬簿。周撰道。提包內沒有賬簿嗎。老實說給你聽。我那提包內的東西關係重大。你做東道主請客。客祇去外面說幾句話轉來。你就跑得無影無踪了。這時候由得你不承認嗎。恐怕我姓周的沒這們好欺負。無賴痞徒口吻鄭紹畋不由得發怒道。你這種無賴的舉動。倒說我來欺負你。那日我請到維新店來的朋友。此刻都還在東京。我可以再把他們請來。如果他們能証明你是丟了個小提包。在維新樓上。並能証明是我帶回去了。我不但賬不向你耍了。並照你所說遺落的賠償。你若是聽憑你一個人信口開河。那你說提包內有十萬八萬。我不也要替你負責任嗎。周撰道。你既能請人作証。很好。你就去趕快請來。我也有替我作証的人。我也去請了來。大家對質。一個明白倒好。免得我費工夫。四處打聽你。還打聽不着。祇是你耍得快。我不能像你沒事爲幾個錢。可以整日整夜的跑腿。鄭紹畋這時的氣簡直能把周撰吞下。無奈口裡既說周撰不過手上也不是周撰的對手。周撰學陸軍的人。氣力畢竟比鄭紹畋大些。陳萬所取即在聯想到心是一身好氣力鄭紹畋如何敢動武呢。祇氣得圓睜二目。尋思。不出一個擺佈周撰的方法來。陳萬這時候已聽得忍耐不住了。呼了聲。鄭先生說道。你二人爭論的話。頭尾。我却不明白。但就所爭執的評判。鄭先生也用不着氣。好好的朋友。因銀錢糾葛。失了和氣。給外人聽了笑話。兩方都不是做生意的人。何必繃鉢較量。如鄭先生定要見個明白。就祇好依下。先剛才說的。將你的見証請來。卜先也將他的見証請來。自有個水落石出的時候。不過爲幾個錢的小事。是這們鬧的通國皆知。無論曲直。誰講起來都不好聽。這話倒也不錯鄭紹畋心想。周撰既安心騙賴。無論如何對質。也掏不出他一個錢來。沒得再討氣受。不如去跟何達武商量。設法破壞他和陳

此點潛金蓮見

萬結婚的事。倒是正經出氣的辦法。氣傷了心想罷。也不和陳蒿答話。也不作辭。拔地立起身。抓着帽子就走。周攢跟在後面喊道。你就是這們走嗎。話如何不說個明白呢。我好容易遇着你。提包還不會得着下落。你又要溜開麼。氣得鄭紹旼在房門口頓腳罵道。無賴的痞子。自己騙賬。倒賴我拿了你的提包。要你有這們厲害。看我可能饒你。旋罵旋提腳走了。雖聽得周攢當在後面喊嚷。也不答白。鼓着一肚皮的氣。出了富士見樓。將近走到停車場。祇見前面一個身材高大的人。穿着學校的制服。也是向停車場的路上走。鄭紹旼看那人的後影。彷彿是個熟人。緊走了幾步。趕上去一看。原來果是認識的。這人和鄭紹旼是同鄉。姓林名簡青。是本集書中重要人物年齡在三十五左右。是東京高等工業的學生。為人很是精明正直。兄弟二人。同在日本留學。他老兄叫林蔚青。在早稻田大學肄業。性情却比簡青隨和些。湖南同鄉。因林簡青辦事能幹。舉止端方。公推他當湖南同鄉會的會長。這日因是禮拜。他到四谷會朋友回來。遇着了鄭紹旼。鄭紹旼本是資格很老的留學生。林簡青又在同鄉會當會長。彼此自然熟識。當下鄭紹旼見是林簡青。心中歡喜。思量要出我今日的氣。非得這人出來不可。又找錯人了笑着開口問道。林會長從那裡來。長遠不見你老。是學校的功課很忙。林簡青笑答道。功課却不忙。祇因我住在淺草那邊。到神田方面來的時候少。所以我們難得會面。我有個同學。住在四谷檜町。聽說他病了。因此特來看看。你從那裡來。鄭紹旼道。我來這裡打聽一樁駭人聽聞的事。已偵查明白了。正要報告會長。研究挽救的辦法。不料有這般湊巧。在這裡就遇着了會長。這事會長若不出來。設法救正。將來影響所及。不特留學界受其波累。中國教育前途亦將因此事。無形中發生多少障礙。說得太重了林簡青驚訝道。是甚麼事。有這們大的關係。我出外的時間太少。全

第一百四十七章 鄭紹政大受惡氣 林簡青初次登場

十

沒得着一些兒風聲。鄭紹政道。周撰這個人。會長是認識的。事情就是他幹出來的。林簡青道。周卜先我如何不認識。我第一次到日本來。就是和他同船。他不是已進了聯隊嗎。他幹了甚麼事情呢。鄭紹政道。他此刻那裡還在聯隊。就住在這富士見樓旅館裡。有個我們同鄉的女學生。陳蒿。人才學問。都夠十分。會長聽說過這人麼。林簡青笑道。豈但聽人說過。陳女士姊妹兩個。都和敝內同學。此處閒閒着筆後文才有根。安插得好。數月前我們常見面的。祇近來我搬到淺草那邊去了。相隔太遠。有兩個多月。不會會着。鄭紹政躁了躁腳道。可惜會長搬遠了。令夫人不能常見着。陳女士。所以才被周撰騙了。周撰是湘潭人家。中原有老婆。民國元年在岳州又討一個。到日本見着一個。渡邊女學校的學生。姓櫻井。名松子的。生得可愛。又想方設計。討作第三房。近來不知因何。認識了陳女士。用種種欺騙手段。居然騙成了功。此時陳女士跟他同住。在富士見樓。儼然夫婦。正所謂先行交易。擇吉開張。打聽得遲幾日。就要正式結婚了。會長看周撰這種敗類。對於神聖不可侵犯的女留學生。惟其神聖不可侵犯。所以周撰得而奸騙之。公然敢明目張膽的。肆行其騙詐手術。這種敗類。我同鄉會若不加以重懲。將何以維學業。而儆邪頑。深望會長挺身而出。挽救這事。民國教育前途。實受福不淺。林簡青聽了。自然不贊成周撰這種行為。但是鄭紹政平日為人。林簡青知道。並不是一個言行不苟的。他說的話。不見得實在可信。況且維持學業的話。在鄭紹政口裡說出來。尤像是有爲而發。不可盡信。當下路事躊躇。才回答鄭紹政的話。不知說些甚麼。下章再寫。

評

前寫何達武大受周撰之氣。此又寫鄭紹政大受周撰之氣。全爲後文開同鄉會驅逐周陳回國張本。

周撰一派無賴口吻。自非鄭紹旼所能與爭。在周撰固自以爲有本領之至。但無賴到了極處。除卻槍斃。別無他法制之矣。此周撰之所以死也。

林簡青在本集中。自屬重要人物。故特寫其夫婦與周撰陳蒿之關係。

第一百四十八章 說謊話偏工內媚術 述故事難煞外交家

卻說林簡青對鄭紹旼答道。陳蒿姊妹和內人來往很親密。却不像是輕浮女子。周卜先雖則好玩。也是一個很漂亮的人。妨碍羣衆的行爲。大約不至於做出來。惹人干涉吧。就有回鄭紹旼搖頭道。他這類小人行事簡直毫無忌憚。還有甚麼不至於做出來。他全不知道。怕人干涉。會長不相信。請去富士見樓一看。便知端的了。林簡青道。他姐姐陳毓。沒在這裡麼。鄭紹旼道。陳毓也被周撰那東西騙糊塗了。打成一板。做這無耻的事。我們留學界真暗無天日了。林簡青見鄭紹旼那種氣忿不堪的樣子。不由得問道。卜先和你老哥不是很好的朋友嗎。鄭紹旼道。朋友要好。還朋友要好。不可以私交而廢公誼。即如令夫人和陳蒿姊妹要好。難道因私交便干涉這種無耻的舉動嗎。這兩句話林簡青點頭道。老哥既是和卜先要好。就應得拿朋友的交情。規勸他一番。陳氏姊妹和老哥有親故麼。鄭紹旼搖頭道。和我絕無親故。我全是激於義憤。毫無偏私。林簡青道。這種事。除各人盡私交。規勸外。似乎很難得有相當得辦法。這話確是不錯我此刻還有點事。改日再談罷。隨向鄭紹旼點點頭。揚長走了。鄭紹旼自乘電車回駿河台。等何達武夜間來。商議出氣之法。却說周撰使眼色。教何達武走後。對陳蒿陪了無數小心。並說朋當日和松子的關係。又將婚約的滑稽小註說了個透澈。發誓擔保。絕沒有妨碍新愛情的能力。還怕